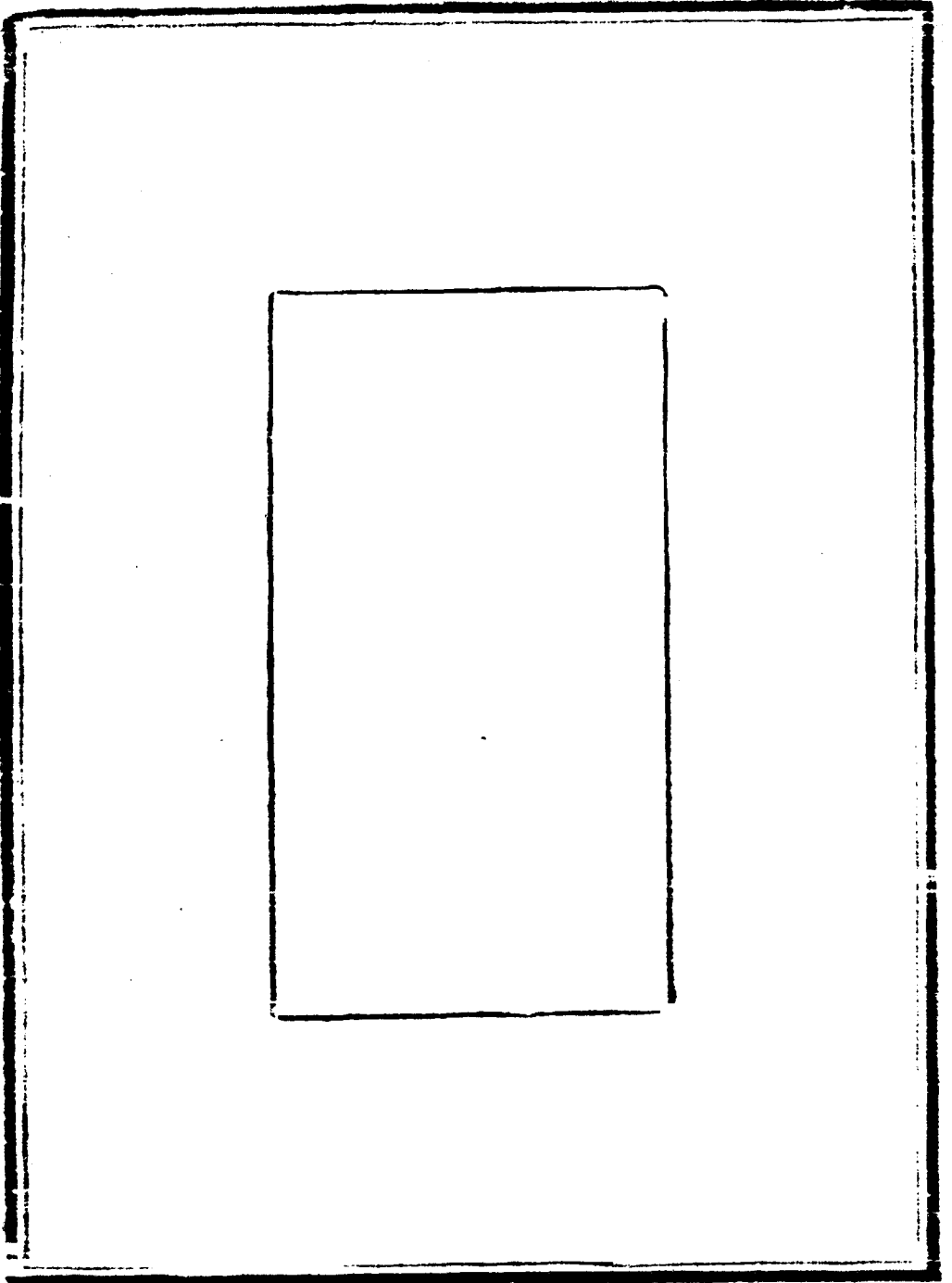


十五家年譜叢書

掇集譜增訂

陸宣公年譜



唐陸宣公集年譜序

宣公集本有年譜寥寥不及十葉既不足盡生平矣近山陽
丁氏頤志堂集撰有宣公年譜考證校詳然猶有繁所不必
繁略所不可略者蓋公之行事不多表見而經國遠猷全在
奏議卽奏議所言可以知其學問可以知其相業並可以測
其未盡所用使盡所用坡公謂貞觀可復吾意猶不僅復貞
觀已也今若止載目錄忽略其言則如閱仕宦履歷一通啟
發人處少矣故凡深謀讜議多錄精要俾讀者攷其行誦其
言言行表裏而一代偉人寫照紙上矣持是以讀全集已若
食雞取跖或荒僻處所未見全集者得此亦可攬擷大凡此
鄙人撰宣公年譜之意也至如指斥二吳齟齬實參深惡于

公異讒謗之朝詎有信史隨文略辨亦瑣瑣無庸吾決知世
無殺人之曾參而已

光緒丁丑九月之望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於臺陽海東
書院

唐陸宣公年譜引用書目

本集

舊唐書

新唐書

資治通鑑

通鑑攷異

通鑑輯覽

權文公集

蘇文忠集

孫氏唐史論斷

朱子語錄

呂成公集

辭文清公集

四庫全書提要

王氏十七史商榷

丁氏頤志堂集

粵督耆公新刊本

唐陸宣公年譜

江西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唐元宗天寶十三載甲午五月三十日公生

公姓陸名贇字敬興吳郡嘉興人曾祖敦信高宗時拜左
待極檢校左相封嘉興子祖齊望代宗時爲秘書少監父
侃以蔭補溧陽令母韋氏

身譜

十四載乙未二歲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三歲

二載丁酉四歲

乾元元年戊戌五歲

二年己亥六歲

上元元年庚子七歲

二年辛丑八歲

寶應元年壬寅九歲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十歲

二年甲辰十一歲

永泰元年乙巳十二歲

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

集傳

閱案少孤史不定何年月玩頗勤儒學語最慧應
在十
二歲前後丁譜列之二歲下今酌錄於此

大厯元年丙午十三歲

二年丁未十四歲

三年戊申十五歲

四年己酉十六歲

五年庚戌十七歲

六年辛亥十八歲

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辭登科授華州鄭縣尉

集譜

七年壬子十九歲

八年癸丑二十歲

九年甲寅二十一歲

十年乙卯二十二歲

十一年丙辰二十三歲

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名贊往謁之鑑

初不甚知留三月再見與語奇之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公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是年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

舊唐書

丁氏晏曰舊書張鑑遷壽州在大曆十一年

見本紀

公往

謁當在此時 閱案舊譜併敘於十八歲下不及丁譜覈

十二年丁巳二十四歲

十三年戊午二十五歲

十四年己未二十六歲

帝崩德宗卽位以東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卽日爲學

士數問公計策

集譜

德宗建中元年二十七歲

轉祠部員外郎公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

效報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舊書德宗立遣

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公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

俗聽謠俗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聽

吏治視戶口豐耗以稽廉冒視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三科登儒又異

虛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六德保罷

賢良四賦經財實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保罷

察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簡官事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

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新書

二年辛酉二十八歲

十一月冊蜀王妃文 冊杞王妃文

三年壬戌二十九歲

四年癸亥三十歲

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
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公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
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
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啟德宗
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
昔成湯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
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應令
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

揮涕感激書

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

出於公故當時目爲內相

上同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丁譜云案新紀在是年十月辛巳

普王荆

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敕書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通鑑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口滋公以兵窮民怨恐生內變乃上

奏論

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

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

尙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脇

從苟得全生豈願爲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萃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

論關中事宜狀

通鑑公論關中形勢上不能用

略曰王者蓄威以昭德

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而覆兩京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倘有賊臣陷寇黠虜覷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柄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李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陞隴邠甯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

范氏祖禹曰宣公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論敘遷幸之由狀

通鑑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也

略曰陛

下將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
及三年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聚兵日衆供
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
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推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
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民不聊生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
將家以出兵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
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婢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陛下又以百度弛廢
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